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五

真宗皇帝

劉旴之變

咸平元年八月西川都巡檢使韓景祐行部至懷安帳下
廣武卒劉旴謀作亂夜率衆襲景祐景祐踰垣獲免旴遂
掠懷安破漢州及永康軍蜀州所至城邑望風奔潰時益
州鈐轄馬知節亦兼諸州都巡檢領兵三百追旴至蜀州與
之角鬪自未至亥賊懼走邛州招安使上官正飛書召知
節還成都計議知節曰賊黨已踰三千若破邛州必越新
津大江去我九十里官軍雖倍制之亦勞不如出兵迎敵
破之必矣即率所部夜渡江屯方井鎮與賊遇而正亦奔

領軍至共擊斬其黨悉平時自起至滅凡十日庚申詔以正爲南作坊使賜知節錦袍金帶將士賜食有差遣使按驗景祐及諸太司官吏第敗降之正始無出兵意知益州張誅以言激正勉其親行仍盛爲供帳餞之酒酣舉爵謂諸軍校曰爾曹俱有親弱在東蒙國厚恩無以報此行當殄殲賊無使越逸若帥老曠日即此地還爲爾死所矣正由是倍道力戰及凱旋誅迎勞大出金帛行賞士重傷者先賞之復者次焉衆皆悅服九月丙子上因言西川叛卒事輔臣或曰益地無城池所以失其制禦上曰在德不在險倘官吏得人善於撫綏使之樂善雖無城可也

王均之變

咸平二年西川自李順平後人心未寧益州鈐轄鳳州團練使符昭壽彥卿之子也驕恣不親戎務有所裁決但令僕使傳道多集錦工織作織篋所須物輒配市人買配踰半年不給其直又縱部曲畧取之廣雅橋麥敗即責僧道恠僕僕使乘勢凌忽軍校其下皆恣知州右諫議大夫牛冕寬弛無政事時神衛軍戍成都者兩指揮都虞候王均及董福分主之福御衆整肅故所部優贍均好飲博軍裝悉以給費十二月甲子冕與昭壽大閱於東郊蜀人喜游觀兩軍衣冠鮮弊不等均所部皆慚憤出不遜語戎夷晦冕以酒有禍其牙隊而昭壽無所設軍士益忿致趙延順等八人謀作亂三年正月己卯朔有中使自峨眉

還京師昭壽戎敗吏具鞍馬將出送之延順等乃悉解鞍
中馬輜使跳躍庭下陽逐而繫之喧呼之際延順遂率其
徒竟登殿事擊殺昭壽并殺其二僕據甲仗庫取兵器時
晃方坐州解受官吏賀正聞變皆逃竄晃及轉運使張適
總城出奔漢州惟都巡檢使劉紹榮冒及格關既而衆寡
不敵延順等尚未有主或欲奉紹榮爲帥者紹榮攝弓大
罵曰我燕人也比棄彼歸朝肯與汝同逆耶亟殺我我寧
死義耳延順等亦未敢害之都監王澤聞變召王均謂曰
汝所部兵亂盍自往招安延順左執昭壽首右操劍徬徨
未知所適忽見均至即率衆踴躍奉均爲主指揮使孫進
不從命亟殺之餘兵及蹇猛威武軍悉合而爲亂紹榮繼

死均建號大蜀改元化順署置官稱設象輿以神衛小校
張鉛爲謀主鉛本名美大原舊卒也 辛巳王均率衆陷
漢州牛冕等奔東川 王均自漢州引衆攻綿州不能克
直趨劍門先是知劍門秘書丞李士衡聞寇作以州城難
守即焚倉庫運金帛東保劍門均至士衡與劍門都監左
藏庫副使裴珍逆擊敗之斬首數千級民之脅從者率多
奔潰士衡捐榜招降得千餘人悉置麾下示以不疑均衆
之食疲弊不敢由故道徑陰平還成都 甲午車駕自大
石還是日次德清軍上始聞王均反即以戶部使工部侍
郎雷有終爲益州觀察使知益州兼提舉川峽兩路軍馬
招安巡檢捉賊轉運公事御封使李惠洛苑使富州團練

使帶御器械石普供脩庫副使李宇倫並爲川峽兩路捉
賊招安使帥步騎八十往討之又以涪州團練使上官正
爲東川都鈐轄西京作坊使李繼昌爲峽路都鈐轄崇儀
副使高繼勳王阮並爲益州都監供奉官閤門祇候孫正
辭爲諸州都巡檢使繼昌崇矩子繼勳瓊子也初知蜀州
供奉官閤門祇候楊懷忠聞成都亂即調鄉丁會諸州巡
檢兵刻期進討蜀民不從賊者相率抗禦僊伍自謂清璫
衆又擇清璫衆之魁七十餘人悉補巡檢將遣判官高本
馳驛以聞 丙申懷忠率衆攻成都先鋒自北門入遂燒
于城北門西至三井橋時王均從劍門還猶未至懷忠與
賊將威棹小校崔照及偽招安巡檢魯麻胡等陣於江清

廟前自晨至夕戰數合懷忠兵勢不敵引眾退保江原懷忠所調丁夫多李順舊黨頗貪剽劫故致敗績 乙巳王均復入成都二月楊懷忠檄嘉眉七州調軍士民丁悉與懷忠會再攻成都時王均方遣趙延順攻邛蜀州懷忠逆擊之賊稍卻

國史稱懷忠以三月十七日再攻益州據耆舊傳則所稱十七日再攻益州時雷有終等已至矣國史既云自益州還屯儲木寨又進壁雞鳴原以俟王師若有終已至又何族乎蓋國史誤以有終十七日始攻益州爲懷忠再攻益州而懷忠再攻益州實在上旬不得其的日也耆舊傳及實錄載二月三日王均遣趙延順進攻邛

蜀州爲懷忠所敗國史稱懷忠再攻益州時均方遣延
順攻邛蜀此可見其不出上司在初四五間也疑不能
決并書其事於此俟考

懷忠與轉運使陳緯麾兵由子城南門直入軍資庫署其
庫鑰均所部皆銀槍繡衣爲數隊分列子城中出通遠門
與懷忠戰會暮懷忠復退軍梓潼背水列陣募於儲水橋
南以杆邛蜀之路故賊不能復南畧既而賊黨自清水頃
溫江金馬三道來攻儲木寨出官軍後焚江原神祠斷邛
蜀援路懷忠三道分兵以抗之斬首五百餘級驅其衆入
阜江獲甲弩甚衆乘勝逐賊至成都南才五里寨於雞鳴
原以俟王師均亦閉成都東門以自固 綿漢劍都巡檢

使鄧州刺史張思鈞引兵克復漢州斬偽刺史苗進遣使
來告捷 雷有終等自漢州與張思鈞帥大軍進討列寨
升仙橋 壬戌賊衆來襲有終擊走之 丁卯王均開益
州城僞爲遁狀雷有終與上官正石普等率兵徑入李繼
昌疑有備亟止之不聽因獨還官軍多分割民財部伍不
肅賊聞關發伏布床榻於路口官軍不得出頓爲賊所殺
李惠死之有終等緣堞而墮獲免遂退保漢州初繼昌所
部諸校聞城中格關聲立請引去繼昌曰吾位最下當俟
主帥命於是有終馳報乃行益州城中民皆逃走村落賊
皆遣騎追殺或因繫入城支解族誅以示衆均又脅士民
僧道之稍壯者爲兵先刺手背次斲首次黥面給軍裝令

永城與舊賊黨相聞有終乃揭榜招脅從者至則於其衣
袂書字釋之日數百計故城守之外悉無剩掠楊陳忠受
賊求復南出引所部屯於今水尾浣花等處樹機石設堽
難以拒之雷有終等復自漢州進軍列寨彌牟鎮賊黨來
攻有終擊敗之斬首十餘級遣其子奉禮郎孝若馳奏
四月丙辰王均自升仙橋分路來襲官軍聚兵於東偏雷
有終率兵逆擊大破之殺千餘人奪其緇蓋銀槍等物均
單騎還城 辛未雷有終遣其姪奉禮郎孝先齎所奪王
均槍緇入奏上以示左右因問孝先破之由孝謂殿前都
指揮使范廷占曰此鼠竊耳雖嬰城自守計日可擒矣
壬申右諫議大夫知益州牛冕削籍流信州西川轉運使

祠部郎中直集賢院張適副樞按連州參軍初張誅自蜀
還聞晃代已誅曰晃非撫衆才其能綏輯乎既而果然
五月丁丑朔德音降天下死罪囚流以下釋之益州亂軍
除王均及其同謀人不赦外應脅從軍民如能歸順並當
釋之 八月乙卯王均自升仙之敗徹橋蓋門甯有終等
以官軍進至清遠江浮梁而度直抵城下於北城門之西
奪舊草場因築壘焉依壘爲土山分設鹿角造梯衝洞車
攻具石普奪主之高繼勳張煦孫正辭攻城東上官正李
繼昌王阮攻城西楊懷忠與巡檢馬奇攻南賊衆趙延順
盡驅山黨以拒官軍既而延順中流矢死裨衛軍使丁萬
重代延順據東城門樓官軍又射殺之然每攻城則雨甚

滑不能上官軍及丁夫爲洞屋攻城者賊又鑿地道出掩
之多溺壕中死者千餘軍勢小沮賊大宴其山薰鼓吹之
聲達於城外時方暑濕攻城之人多被疾有終市藥他州
自和合療之詔復遣洛苑使入內副都知秦翰爲兩路捉
賊招安使翰既至與有終協議於城北魚橋別築土山是
月克城北羊馬城遂設雁翅勢敵棚覆洞車以進逼羅城
賊亦對設敵棚號喜相達樓 九月戊寅官軍焚其敵樓
賊氣始奪乃築月城自固均起農夫懸懦無謀其爲宰相
張鑑者性狡獪粗習陰陽以焚惑同惡先是均每自言大
軍若至我當先路出迎自陳被脅之狀鑑聞之即譚軍中
子弟署寄班以防守均不合與人接於是詔遣均子姪親

族至城下招降官軍射箭開諭始得箭即盡焚之均皆不知也王均多爲藥矢射官軍中者必死雷有終募敢死士穴城間道蒙毯束越而入悉焚其守具 甲午令東西南寨鼓噪攻城有終與石普分主二洞星以進普又穴城爲暗門門成賊擣我擁路衆未敢進有二卒出請行許以厚賞乃麾戈直衝賊鋒稍靡遂克其城有終登樓下瞰賊猶有餘衆寨於天長觀前亟設礮架於文翁坊高繼勳白轉運使馬亮願得稻行油稅乃合衆執長戟巨斧乘炬以進悉焚之楊懷忠又焚其天長觀前寨追至大安門復敗馬前後殺賊三千餘人是日二鼓均領餘衆出萬里橋門突圍而遁有終尚疑山黨潛伏遣人於街郭縱火詰朝與秦

輸登門棲牙吏有受賊署爲三司使者捕得立棲下乃積薪於旁厝火其上盡索男子魁壯者令拜之曰某嘗受僞署某職不復推究即命左右碎投火中自辰至晡焚數百人頓爲瓦酷李繼昌嚴戒部下無擾民者獲婦女童幼置空寺中分兵守衛事平遣還其家 十月王均自成都突圍走渡合水尾由廣都略陵榮趨富順監所過脅軍民斷橋塞路焚倉而去雷有終先命楊懷忠領虎翼軍追之後二日石普繼往以全軍爲援先是朝廷每歲孟冬朔詔富順監具酒肴犒內屬蠻酋是日裁設具而均黨適至昏就食馬將結筏渡江趨戎瀘蠻境聞懷忠騎且至甚易之均謂其黨曰速降懷忠之衆令均擅以行懷忠距富順六七

里地召楊家市少憩馬賊來在後者逆戰市側有高原陳
忠達親信五騎登原視賊陳忠語左右曰縱賊漫江後海
無及石侯將至當以奇兵取之乃臨江列陣擊之賊來散
走有擊舟將渡江而適者陳忠令强弩射之溺者數艘陳
忠張旂鳴鑼入城均方在監署其黨多醉均弱感猛死虎
翼軍校魯斌斬首以詣懷忠又獲僭偽法物旌旗甲馬甚
衆擒其黨六十餘人逆徒賊馬懷忠全軍出北門石普始
至奔均首馳歸成都集於北市賊初署親軍爲天降虎翼
終爲虎翼軍所殺云 辛亥富有終遣奇班供奉官楊常
勳馳奏益州平賜以錦袍銀帶器帑 乙丑富有終言王
均伏誅德晉叔川峽路死罪囚以有終爲保信留後秦翰

等九人並遷秩初上官正與石普不協翰恐主變為曉譬
和耕之正尋移疾歸東川改賞弗及是役也楊懷忠功居
最爲普所掩上微聞之遣使按視戰所書得其狀既而懷
忠秩滿受代歸闕復自供脩庫副使擢崇儀使領恩州刺
史四年正月上召西川轉運使兵部員外郎馬亮入朝
問以蜀事富有終既平賊誅殺不已亮所全活踰千人城
中米斗千錢亮出庫米裁其價人賴以濟及至京師會械
送爲賊所誑誤者八十九人知樞密院事周瑩欲盡誅之
亮曰愚民脅從者衆此特百分一二耳餘皆竄伏山林若
不貸此反側之人聞風疑懼一唱再起是滅一均生一均
也上悟悉宥之八月上以巴蜀遐遠時有寇盜丁卯命

戶部員外郎直史館曾致堯太常博士王鼎供脩庫使潘
惟吉通事舍人焦守節分在川陝諸州提視軍器察官吏
之能否

宜州陳進之變

景德四年初知宜州劉求規馭下嚴酷課澄海卒伐木葺
州解數不中程即杖之至有率妻孥趨山林以求斫者雖
甚風雨不停其役 六月乙卯軍校陳進因衆怨鼓譟殺
求規乃監押 擁判官盧成均爲帥偕號南平王據城
反廣南西路轉運使舒資移牒招撫發桂州潯等州兵趨
柳城討之 十月甲戌奏至詔東上閤門使忠州刺史曹
利用供脩庫使賀州刺史張煦爲廣南東西路安撫使如

京副使張從古內殿崇班張繼範副之虞部員外郎薛頤
同勾當廣南東西路轉運使發荊湖南北路先屯紮兵新
黃州虎翼荆南雄路等軍赴桂州開習行陣俟利用等至
合勢攻討無得先進上謂王旦等曰司天屢上占候言當
有兵方憂遠地牧守不得其人今此賊果作延議擇官且
言利用精於方畧悉心王事煦多歷邊任尤熟用兵從古
頗知嶺外山川險阨繼能勇敢可任然朕料此賊不出三
寨若保其家屬據城距守一也略城中貨以趨山林二也
用此二策皆不足慮若選募曉果立謀主直趨廣州此賊
之上策也然其知識必不及此但慮爲人誘教耳又遣入
內高班內品於億澗馳驛將詔諭賊中能來身自歸者並

放罪仍舊收管遂州長吏倍加安撫如敢違拒即令利用
等進兵擒戮將士務令整肅無得妄傷平民焚蕩閭舍蹂
踐田畝立功者所在以官物給賜即時遣擢便宜從事諸
州縣官屬如賊至所部能規畫擒戮者厚加酬賞隨軍將
校日給肴酒務令豐饒增置自京至宜州馬遞鋪令內侍
高品周文質爲廣州駐泊都監瑜之曰番禺寶貨所聚民
庶久安萬一賊公流東下則其患深矣爾亟往與本州官
吏密設陷禦賊急寇至即集近州兵馬巡檢使臣控要路
以計之仍許便宜從事丙子詔曹利用等將士立功者
不須給牒付之第據功狀速補內殊異者以名聞庚辰
命開門祗候張禹正楊繼筠爲潭桂駐泊都監上以宜州

用兵北二州皆湖廣要地 壬午詔廣南幕職州縣官軍
校及配流之人委曹利用等所過延問均求利便事可採
者疾置以聞先是被罪失職者多謫嶺外時宜賊方擾上
慮因緣叛某議從近北州軍政因令察訪之 乙酉舒奇
言是月朔陳進及盧成均等悉來攻柳城縣敗直韓明
許奇郝惟和率所部兵千餘禦之明奇戰死惟和僅以身
免成均乃奉宜州印遣使詣臣求赦罪臣察知其偽是夕
復進陷柳城官軍不敢還保象州望並發兵討擊上曰此
賊詐也能解甲歸降盡赦其罪仍加轉補 丁亥遣使賜
曹利用等將士衣服 八月甲辰詔以曹利用等出征遠
涉炎瘴令緣路諸州創造亭舍使得休息 乙巳增置廣

州鈴轄一員以內殿崇班閤門祇候何榮爲之宜賊方獲
政也以侍禁桂昭等州巡檢張守榮爲西頭供奉官閤門
祇候殿直知懷遠軍任吉駐柳等州巡檢張崇賢並爲西
頭供奉官三班奉職天河寨監押嚴吉爲右侍禁仍就賜
錦袍銀帶器帛將士緡錢且令具立功人姓名以聞先宜
州賊攻懷遠軍城中國守賊退而復集者累日守禁等出
兵擊敗之獲其器甲又攻天河寨寨兵甚少吉卻分嚴整
即出擊又敗之自是有賊中來歸者山黨再經敗歟多潰
散衆心離矣舒言民有自賊中逃歸者言盧成均陳進
等以衆心携貳棄宜州沉家灣之陣死者五百人於江寧
其衆才三千趙柳泉將固守容管以却貴州初至御州限

江不能渡知州王昱望賊遁去城遂陷又言戒玠姑謀擊
屬來降夜潛出城至江見舟小乃復還上曰柳州既限江
長丈何至怯懦如此信所任非才耳朕慮利用等以官軍
勇銳輕視賊黨彼遇官軍勢必奔逃雖當襲逐不可使無
節制且不測山川險易地至遠近苟師人勞頓則事益可
慮也軍行遠地宜可萬全之計今賊勢已蹙終當自潰即
遣使以手詔諭利用等時廣州駐泊都監周文質增募城
壘繕修器甲集東西海巡檢戰棹刀魚船據端州峽口以
扼之賊知有備遂不敢東下乃挈屬處思順州分兵以攻
象州玠有遣兩侍於德潤率兵千人倍道襲之己未于德
潤言宜賊尚據柳州洛容等縣上曰此不能驅蹙穴直自

秦耳王旦曰賊若遠去則糧食無所仰給馮拯曰人或言其趨交趾臣以爲必不然交之兵甲非賊比之王師即至恐其趨容管則王師亦須持久旦曰山黨固不能久且苟延晏刻之命耳上又曰象州既被圍猶有封奏而桂州獨無若何邵真善守者即遣內侍史崇奇馳騎至桂州撫問曹利用等仍令攝官入賊招諭九月丁丑上謂輔臣曰宜州賊聞官軍至桂州勢頗窮蹙可令曹利用等分兵追捕以便宜從事仍降勅榜四十付利用等遣人齎示賊衆及揭於要路冀其拔軍歸順免於屠戮賊圍象州久不克曹利用等以大軍趨救之甲申與賊遇於武仙縣之李練鋪賊初不知覺已而陳進獨率衆來拒直犯前軍等縱

侍禁郭志言麾騎士左右縱擊賊衣順水甲執標牌以進
飛矢獨鋒不能卻前軍即持鐔刀巨斧破其標牌內侍使
史崇貴登山大呼曰賊走矣急救之賊心動衆遂潰遂北
至象州城下賊寨猶有據長竿以瞰城中者盧成珣始擊
其族持勑牒來降遂斬進并其黨主擒賊帥六十餘人斬
首級獲器甲戰馬甚衆利用等遂入象州安撫軍民分兵
捕餘寇遣于德潤馳奏其事 十月乙巳詔獎知象州何
邵等 廣南西路轉運使舒資坐不察宜州劉永規虐政
御史臺遣官就劾罷其任詔以曹利用爲引進使張煦爲
如京使張從吉爲莊宅副使張繼能爲供脩庫使自餘進
秩有差

瀘蠻之叛

大中祥符元年二月癸卯瀘州言江安縣蠻人殺傷戎州
內屬戶同巡檢殿直任襄領兵追捕 四月戊子遣內殿
崇班問門祗候侍其旭乘傳詣戎瀘招撫蠻人自任襄遇
害之後蠻人不自安遂集衆爲亂雖屢求招誘而使擾不
已故令旭與轉運使滕涉本州長吏瑜以禍福如尚敢拒
命即召集酋首以兵威警之苟能悅心咸釋其罪倘執迷
不改須至加兵即與鈐轄等經度以聞又令樞密院召前
梓州路轉運使李士龍詢其便宜士龍言瀘州江安縣最
當要衝望徙富順監監押不貴和知縣事兼本路監押仍
給精兵三百人從之 甲寅瀘州言近界諸蠻交相侵奪

請益兵禦之上曰遠方之人但當撫慰使安定耳七月侍其旭至瀘州蠻人即來首罪殺牲爲誓旭按行鹽井蠻復拒之旭率部兵百餘生擒其首領三人斬數十級而部下被傷者幾二十人旭遂趨黎州以其事聞時黎州蠻人斗娑行亦數出爲寇上以旭輕敵致侮已未降詔諭旭令篤恩信設方畧制禦毋尚討伐以滋驚擾

資錄云旭按行鹽井部下被傷遂還黎州按旭受詔招撫戎瀘蠻人初不及黎州不知何以遂來黎州而資錄且稱還也黎州與戎瀘蠻人固相通然道里亦稍遠矣其後遠將出兵又以黎州巡撫爲召其所討伐則多戎瀘遠界不知何也據旭本傳云蠻人斗娑行出寇黎州

詔旭領兵討之乃不云治江安設任審事與寄錄會要
及正史俱不合疑瀘州及黎州皆有蠻人作過而正史
寄錄會要載首尾殊畧也今畧依旭傳刪修更須詳考
八月侍其旭言蠻人僻在叢險未即首罪尚集徒黨拒扞
望發兵三五千與近界巡檢並赴清井監脅誘如尚敢陸
梁即因而討之 甲申以文忠副使知慶州孫正辭為黎
推等州水陸都巡檢使兼梁院副使環慶駐泊都監張繼
勲及旭為同巡檢使仍侵陝西兵嘗經戰陣者付之緣邊
給兵器又錄曹利用討宜州縣賞罰格示正辭等遣陝西
轉運使李士龍來傳與正辭等偕行供給軍須其將士程
俾冬初到彼以春夏瘴毒也峽路都監候延賞病止以蠻

寇未寧發兵招通慮施點變峽蠻人懼擾戊子命閭門祇
候康訓同官勾峽路駐泊公事往慰撫之 戊午孫正辭
等以北兵不諳山川道路因點某鄉丁目白兮子弟給兵
器使爲鄉導又請濟師上以遠徼窮僻供億非易不許仍
詔正辭等如蠻寇不受招安已經誅剪畏服勿窮追之又
言蠻性獷悍往者丁謂夏州安撫有誠誓並令歃血爲盟
署鐵石柱以志其事條制甚多詔樞密院錄示正辭等
戊戌益州言黎州蠻已招安有未寧輯者望就選使臣撫
諭詔梓州路轉運使滕涉及侍其旭等如孫正辭等未至
第依前詔安撫按兵勿出候正辭等至彼即聽便宜從事
益州言邛部川蠻殺保寨酋馬蠻十八人即移牒黎州

得報稱即部川與山後兩陵素有雠隙殺保塞蠻乃大渡
河外蠻也因下詔戒勅勿使相侵擾又詔邊臣不得輒入
溪洞邀功生事 辛丑令陝西轉運使李士龍權管勾梓
州路公事時本路轉運使滕涉至黎州遇疾士龍部糧赴
彼因命之 十月辛亥中使史崇信言侍其旭等以衣服
細布誘降蠻人斗婆行將按誅其罪上以旭召而殺之是
違招安之實乃降詔諭旭等有來招安者勿殺如敢抗拒
即進兵討伐 三年正月上聞瀘州三月即苦羣毒詔孫
正辭侍其旭等及二月即領軍馬分屯近郡如戎人尚敢
旅拒量留兵守要害以禦之 二月癸未內侍史崇信等
言瀘州蠻人有助斗引者剽劫商旅擾奪轉餉見與孫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五
解等分兵討捕即遣使賜以辟藥藥

去年十二月崇信入奏遣人就村舍詔諭斗引今尚有
助斗引爲寇者則斗引竟不赴招安也大抵國史實錄
序此段事迹都不詳脩耳

上封者言孫正辭等不能以方畧招誘諸蠻入其境行無
斥候糧餽有使奪者出其狀示輔臣陳克臾曰已降詔督
責然昨遣嘉州小校往彼招誘慮其邀功未即悉諭蠻人
以朝旨致其疑而未復今指加申戒若蠻人安集則賞否
則部送闕下使有所畏懼上然之庚子孫正辭等言安撫
蠻人悉已平定降詔加獎正辭等又言蠻羅忽祿素忠順
防援并監捕殺違命者不已上遣內臣郝昭信集慰之且

諭以赦蠻黨前罪勿復邀擊又慮正辭等兵還巖穴或有
嘯聚乃命吏崇奇權管勾溫州軍馬事 三月壬辰以孫
正辭爲西染院使倚其胆爲內殿承制賞平蠻之功也張
繼勳先卒詔錄其嗣所部築廂軍及犂送獲援兵健白兮
子弟皆賜緡錢隨行使成軍校及牙吏等各第其功而賞
之 四月上封者言戎溫州蠻人前歲爲梗蓋清井監深
在溪洞官府少人往來致茲稔惡 丁丑詔江安縣監軍
量分兵巡警之 五月癸卯以益州路轉運使祠部員外
郎張若谷爲度支員外郎改西路轉運使屯田員外郎李
士龍爲都官員外郎賞戎溫供饋之勞也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五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六

真宗皇帝

晏夷糾望行牌之變

大中祥符六年七月先是晏州多剛縣夷人糾望行牌率
衆劫清井監殺駐泊借職年言大掠資蓄知澶州江安縣
奉職又信領兵趨之遇害民皆驚擾走保戎州轉運使趙
斌即令諸州巡檢會江安縣某公私船百餘艘載糧甲張
旂幟擊銅鑼鼓次自蜀江下抵清浮埭樹營柵招安近界
夷族諭以大兵將至勿與望等同惡未幾納溪藍順州刺
史史介杜主南八姓諸團馬蠻沮廣王子界南廣溪移流
悅等十一州刺史李紹安山後高峯六州及江安界晏晏

村首領並來乞盟用夷法立竹爲誓門橫竹繫猫犬雞各
一於其上老夷人執刀劍謂之打誓曰誓與漢家同心討
賊則刺猫犬雞血和酒而飲賊給以鹽及酒食針梳衣服
著大榜付之約大軍至白獨以別逆順不殺汝老幼不燒
汝棚棚夷人大喜於是峽路幹轄田昭避言清井事狀上
遣內殿崇班王懷信乘傳與賊等議攻討招集之宜賊等
以糾望當以二年春燒清井監殺夷民更赦代其罪而復
來寇遣聲言朝廷且招安得酒食若不討除則我滙資榮
富順監諸夷競起爲寇害今請發嘉眉兵捕翦以震懼之
乃詔懷信爲嘉眉成滙等州水陸都巡檢使關門祇候康
訓符承訓爲巡檢使乃發陝西虎翼神虎等兵三千餘人

令懷信與城商畧進討上因謂樞密使陳堯叟曰往時孫
正解討蠻有虎翼小校率衆冒險者三人朕志其姓名今
以配懷信正解當料簡鄉丁號白芳子弟以其山川險要
遂爲鄉導今亦令懷信召募又義則有忠勇軍士二百前
討王均有功可給懷信爲前鋒又使臣家貲屢規盡溪洞
事通中機會可逮其職使知江安縣令懷信等每與同議
寄錄不載命王懷信等出軍但有上謂陳堯叟等語今
取會要及正史增入然會要及正史並以出軍爲九月
事今因上謂陳堯叟等並載之於此承訓彥卿語

九月庚寅朔賜戍瀘州軍士白芳子弟銀錢詔王懷信等
溪洞蠻人非同類者倍加安撫又遣賜曆名方詣益州委

凌策選醫給藥材赴軍中祇應 十月丁丑詔獎戍濠州
蠻同首領徂廣以轉運使趙域言其控扼道路阻遏外寇
故也 十一月中午詔昌州牙校有願率子弟助討蠻寇
者俟其立功第賞之 庚戌遣使撫問戍濠州巡檢王懷
信等仍加擢設 十二月壬午戍濠州都巡檢使王懷信
等言蠻寇悉平詔獎之令籍立功將士以聞先是懷信等
分將諸州兵及白分子弟緣溪入合灘至生南界斗滿村
遇夷賊二千餘人擊之殺傷五百人奪校槍勝牌會暮收
衆保寨夷黨三千餘人分兩道張旗喊呼來逼懷信出擊
皆潰散蠻娑娑遇夷二千餘於羅園募村又破之追至糾
付村上屏風山連破四寨一日三戰俘誠百餘人奪輜糧

五十石鎗刀什器數楚羅固募斗引等三十餘村吞食
三千區懷信又引兵至糾竹村追擊過羅盧射仆三十餘
人焚其柵欄十數部下於羅箇頓羅能落運等村及龍莪
山掩殺大獲戎具斬首級重傷殺虜死者頗衆燒金數十
及積穀累萬兩路會兵於涇灘置寨轉運使趙斌及懷信
議遣原訓部壕寨卒修涇灘路以度大軍俄爲夷賊所邀
戰不利訓顛於崖死之懷信引兵急擊大敗賊衆追斬至
涇灘峽寨於要口賊與苻承訓偕知賊謀欲乘夜擊要口
馳報懷信即自涇灘拔寨赴之北至吳江山夾寨萬餘已
自東南合勢逼懷信寨懷信鼓勇環寨射賊城等整衆
乘高口口夷人大懼而却合擊破之死傷千餘人夷酋斗

望又三路分衆來關又為官軍大敗射殺數百人溺江水
死者萬計夫人震怒詔軍首服納牛羊銅鼓器械等休
詔撫諭還軍清并斗望及諸村首領悉赴監自陳願貸死
永不冠盜邊境因殺三牲盟誓詞甚懇苦即犒以牢酒感
悅而去 七月正月丙申賜戍瀘州巡檢軍士白芳子弟
綸錢 三月辛卯戍瀘州巡檢使王懷信等言戍瀘州溪
洞悉已寧靜清并監舊無城隍今請發瀘州軍士沒陞募
城又近界蕃人赴監鬻馬者請比戎州例給直市之詔可
六月癸酉以內殿崇班戍瀘州都巡檢使王懷信為供
餉庫副使又以待禁知江安縣宋貴為閤門祇候兼清并
監巡檢使自餘進補有差康訓以戰死錄其四子官當平

望之功也 梓州路轉運使冠城宮瀘州富義監牙校趙
繼隆等劾頌白方子弟頗有勤效請補攝州司馬知戎州
馬司連防寇有勞在官歲滿望遷秩留再任瀘州進士白
固奉鄉丁隨軍請試其詞藝並從之 乙亥樞密使王欽
若罷爲吏部尚書陳允吏爲戶部尚書副使馬知節爲
州防禦使初懷信等上平蠻功樞密院議行賞欽若免
吏請轉一資知節云邊臣久無立功者請重賞以激其餘議
久不決上趣之知節忿固面許欽若之短既而不暇奏
更即起授懷信等官上怒謂向敏中等曰欽若等議懷信
賞典堅稱與侍其旭例不同當煩加等朕語之曰爵賞有
勞國家不惜孟懷信未告樞密院略無酌獎止望依侍其

他例爲幸欵若等奏當具取進旨今乃並與所奏不同不
不具劄子亦不進卷便直劄送中書懷信與供備庫副使
始則稽留不行經久又擅自超擢敢以爵賞之柄爲已任
近位如此朕須束手也於是三人者俱罷 辛卯以益
州路轉運使兵部員外郎趙楨爲工部郎中梓州轉運使
殿中侍御史冠城爲侍御史仍加一階以積輝之勞也
詔瀘州清并監駐泊并監并使臣自今能綏撫蠻人遠界
無事者代還日當議甄獎 九月丙申梓州路轉運使冠
城請令峽路鈐轄司發弩弓手禁軍五十人屯瀘州清并
監從之 甲辰令瀘州清并監戍兵自今分番而進以其
地多瘴疫故也 十一月戊戌置戎瀘資榮州富順監都

巡檢使一員時內殿承制問門祇候馬守遵言戎濫夷漢
雜居本路鈴轄在遂州緩急不能捍禦故持置此職 九
年八月甲申戎濫資榮州都巡檢使張元普靖城清并監
上憲擾人生事不許 大禧元年三月壬寅梓州路承受
臧滄言戎濫資榮州富順監都巡檢使公署在戎州去清
并監遠踰百里夷寇驚擾則應援不及望徙置江安縣從
之

撫水蠻叛

大中祥符九年四月戊寅廣西轉運使俞獻可言撫水蠻
數寇邊和宜州董元己不善綏撫先是曹永吉知州蠻人
飢來質餼糧者永吉優其聚量皆忻慍而去元己未嘗饒

假又縱主者克剗蠻人請赴闕供奉元已輒沮其意遂使
忿恚爲亂望絀元已以漳州都監李守審代之詔可五
月戊申廣西轉運使俞獻可言撫水蠻拒命侵掠不已請
益宜州戍兵從之即命東染院使平州刺史知辰州曹克
明爲宜融桂昭柳象邕欽廣白等州都巡檢使兼安撫使
殿直閤門祇候馬玉爲同巡檢兼安撫都監並管勾溪洞
事歲給公用三十萬發漳州駐泊虎翼軍三百人付之初
軍士與蠻鬪頗有中傷者王旦曰蠻衆無行陣非敢與官
軍敵但潛伏山林要路施藥箭耳因賜宜州巡檢解力劍
藥且戒其傍預克明等既至蠻酋請罷兵克明不許又獻
藥一器曰竊洞藥箭中人可以此解克明曰何以驗之曰

請以雞犬克明曰當試以人乃以箭刺首股而飲以藥即
死羣蠻漸懼而去 七月乙巳俞獻可言撫水州蠻累爲
寇盜室旨招諭曾不悛革近復集衆鈔掠融州襄陽等寨
害巡檢樊明望許臣與曹克明以便宜擒殺詔從之 八
月壬午樞密使王欽若言宜州蠻人五月初既招安不旬
□□□□□□□□□□知朝廷多釋其罪故急則來歸緩
則叛去望詔俞獻可曹克明等或得蠻人要領即以所虜
人口資財付被劫家歛血重誓乃釋其罪從之 九月丁
巳曹克明等言撫水蠻人雖已伏罪其虜鈔人口器械猶
未歸納請益兵討之即詔克明等曰依奏用澄海軍及募
丁壯可以平賊又俞獻可言蠻人去邊止二三程發軍掩

襲速可蕩定朝議慮其輕敵續遣禁軍濟之且興舉甲兵
當瑾密風聞汝等期以此月深入又令九州檢巡開路族
蠻人出即留之騰說如此彼必爲協動關利害無失機宜
苟道路艱險難於進討但攝其首領索所掠生口因而縱
之亦汝之功矣時克明與楊守珍領軍入環州犂嶺路馬
王與內殿崇班王文慶超宜州西路

王文慶據犂水州蠻傳則與王至爲安撫都監克明傳
亦云然不知何時除授故但舉官當考之

又令宜桂都巡檢程化鵬取犂嶺西古牢隘路會化鵬過
蠻於上房雨水口擊破之文慶王至如門圍爲蠻所扼不
能進克明守珍乃過橫溪思德寨召山獠嚮道開路進師

蠻依崖竹間時出戰鬪輒敗走旬餘上黃泥嶺杉木隘路
溪谷險邃蠻拒要害以拒官軍至午大潰其黨遂過霸苑
抵帶洞乃入中房前村克明等領兵下寨中夕羣蠻大譁
疎擊鉦鼓攻寨甚急出兵擊之殺傷頗衆因縱火焚其廬
室積聚自此恐懼竄入山谷又緣龍江南岸而東至昏暮
過石硤隘險士不並行蠻復連弩北岸克明遣猛士步與
騎至即退走寨口下房博習村克明設伏寨外其夜蠻衆
復大集遇伏發與寨兵合擊追斬殆盡衆勝搜山悉得馬
牛分犒士卒克明等知其窮蹙乃曉諭恩信許其改過酋
帥蒙永貴等面縛詣軍自首克明厚加犒宴且數責之永
貴俯伏謝罪及聞詔旨赦令勿殺莫不泣下北望稱萬歲

忠還所掠漢口資畜乃歃血立誓自言奴山摧龍江西
流乃敢復叛勒銘山後二日遇文慶及王於如門寨遂還
軍宜州瑩人納器甲凡五千數願還漢北者七百餘口詔
分置廣西及荊湖州軍賦以官田獻可等又言殿直蒙旺
和歸化州州與撫水相接數遣其子文寶及妻族甘堂偵
軍事又其子格與官軍鬪敵悉部送赴闕有蒙隻者亦旺
之子先嘗告賊署爲昭州押牙並黥配瑩萊州

克明入撫水州不得其的月日據克明正傳云是冬按
詔書云九月深入又克明傳云月餘乃至撫水州約其
時蓋秋末舉兵冬初平賊也今附見詔書後詔書以丁
巳降丁巳九月十六也徙配蒙旺父子賁跡在十一月

癸卯今亦附見

大禧元年二月庚辰以來染院使平州刺史曹克明知桂
州宜融等州都巡檢使殿直閤門祇候馬玉爲宜融等州
巡檢都監並管勾溪洞事以虎翼雄武二指揮隸之如蠻
寇驚擾即益以戍兵及新募忠敢軍給使冠平如故賜克
明等油內侍王文慶楊可珍器帑賞其平撫水之功也初
克明與玉分路入討玉所向力戰屢敗蠻軍是時朝廷意
在招撫數詔諭克明而克明亦憚深入屢移文止玉至如
門圍爲壘所扼不得進克明遽延顧望月餘乃至撫水州
與蒙承貴等約盟而還然其後撫水壘亦屢入寇論者謂
玉威震蠻中蠻人畏之至號爲大王爲克明所制不得前

終貽遺患人多歸咎克明 四月乙亥克明上討撫水蠻
遣使臣將士立功者凡十八百一十六人並等第建補及
優便差遣賜器帑錢官吏應奉軍期者詔獎之 辛卯
曹克明言知撫水州蒙懷必等請詣闕貢奉 乙巳改撫
水州爲安化州從本州首領蒙承貴之請也

渭州蕃族喃厮囉叛服

大中祥符七年五月己酉以渭州蕃族首領喃厮囉爲殿
直充巡檢使時喃厮囉帥其帳下來歸給以土田播種求俸
給贍用故有是命喃厮囉者轄出吐蕃贊普本名欺南陵
溫錢逋錢逋猶贊普也羌語訛爲錢逋生高昌磨榆國既
十二歲河州羌何郎業賢客高昌見厮囉兒奇偉罕以歸

置剽心城而大姓保昌所均又以所羅居移公城於河
州立文法河州人謂佛喃謂兒子斯羅自此名喃所羅既
而宋哥僧李立遵邀州大酋溫逋奇略取所羅如鄆州尊
立之部族寢溫乃徙居宋哥城立遵爲論逋佐之立遵或
曰李遵論逋者相也 十二月時宋哥立遵喃所羅溫逋
奇等帳族甚盛勝兵六七萬與趙德明抗敵希聖朝廷俸
給而張洎奏請拒絕曹瑋獨言宜厚喃所羅以托德明又
請如所羅督例授立遵節度使乃詔輔臣共議量加官秩
勿踰常例

據會要則曹瑋請如所羅督例授立遵節度使。宋錄
乃云其蕃部送城蘭逋叱亦望置節度使如所羅督例

蓋立遵一名甄城蘭通叱也今且從會要然立遵蓋輔
斯羅者斯羅猶未加以爵命而遽請遵爲節度使不知
何也七年冬璋已奏請至九年春乃從之又不知何也
當考實錄於此月壬寅始置璋此奏又云喃斯鐸請以
馬直改賜金泊什物等今移入張佖事後削去改賜馬
直及日

八年二月丙辰西蕃首領喃斯羅立遵溫述欺木羅丹等
並遣牙吏貢名馬估其直約錢七百六十萬詔賜喃斯羅
等錦袍金帶供帳什物茶藥有差凡中金七十兩他物稱
是八月丙午曹瑋言喃斯羅所部劉王奴遣帳下青坡
吉來告近遣西京斯鐸督部兵十萬掩殺北界部落勝捷

靖遣人獻首級次 十月甲寅以引進使高州刺史涇原
路駐泊都鈐轄知渭州曹瑋領英州團練使知秦州兼緣
邊都巡檢使涇原儀渭州鎮戎軍緣邊安撫使別鑄安撫
使印給之時宗哥喃厮囉立文法聚衆十萬遣人入秦願
討平西夏人以自効上以爲北人多詐慮緩急寇邊侵擾
熟戶先命周文質監涇原軍又徙瑋是州兼五路事以修
之賜瑋公用錢歲三萬仍詔自今不兼安撫使者給其半
上謂宰相曰頃曹瑋入朝言立遵峻酷專恣已失部族心
恐必不久喃厮囉背普之後求漸歸之威以立遵持權自
任不平其事王旦曰大抵好殺則欲忍弄權則敗亡雖在
蕃族亦不可不戒昨秦州言立遵自作威福集持朝廷恩

龍凌鏢邊部此亦近理始者寇準聞立遵之言以爲必破
德明致其賜與太過上曰王嗣宗亦言寇敵相殘中國重
兵填秦州常設警備毋得輕發此最爲上策者也

經武聖略以此事繫之五年誤矣曹瑋入朝乃今年七
月事今因令瑋知秦州併書之

十二月丁亥侍禁楊承吉使西蕃角斯囉還言蕃部甚畏
秦州近遣丁家馬家二族此二族人馬頗衆依倚朝廷角
斯囉以立遵爲謀主遵貪虐而好殺戮其下恐懼近築一
城周四二里許無他號令但急鼓則增土緩則下杵不日
而就承吉圍上宗哥城東南至永寧寨九百一十五里東
北至西涼府五百里西北至甘州五百里東至蘭州三百

里南至河州四百一十五里又東至龕谷五百五十里又西南至青海四百里又東至新渭州千八百九十里九年正月乙丑宗哥喃厮囉立遵等遣使貢謝恩馬五百八十二疋復賜以器幣緡錢總萬二千計初輔臣參議答賜咸曰立遵口口不識事機往因寇準輕信賜與過厚致其增氣今當約所貢給以直之或求華靡之物止可賜金塗銀器上曰來使自云立遵不法或不如所望固必見殺此不足聽疑有教導之者曹利用曰立遵所爲不法甚多皆可詰責以抑僥求上曰或謂以敵攻敵朝廷之幸也向敏中曰德明今方納款何用喃厮囉加兵未必能平設能平之其勢益大又須在撫之也王旦曰今觀奏章稱立文法

統求三十萬朝廷亦疑其所爲故遣使深入察之及楊承
吉還言其趨向惟貪財殺人既不附上下胥怨又無遠
慮何由成功或假恩寵則小小桂落必遭凌脅若知朝廷
不加信用則當自相屠戮矣上然之三月秦州番部賞
樣丹者南廝囉舅也廝囉使與熟戶郭廝敦立文法於離
王族謂廝敦曰文法成何以便漢邊復蕃部舊地曹瑛知
之厚結廝敦嘗解寶帶予焉廝敦感激求自効問瑛曰吾
父何所欲得吾首猶可斷獻瑛察其誠謂曰我知賞樣丹
時至汝帳下能爲吾取賞樣丹首乎廝敦愕然曰諾後十
餘日果斬其首以至丙午瑛請加爵命上深嘉瑛功欲
顯賞廝敦又慮南廝囉以瑛潛遣人害其親族爲言或致

紛擾賜諱詔令詳度之諱方議築南市城奏廝敦獻地宜
實就以授廝敦順州刺史南市本曰南使蕃語訛謂之南
市西南距州百五十里東北距龍竿城八十里秦渭相接
扼西戎要處也諱請用秦渭五州兵及近寨弓箭手城而
居之異曰戍士代則別募勇士爲南市城弓箭手上以諱
靜而集事乎詔褒美 辛酉以西蕃宗哥族李遵爲保順
軍節度使賜繫衣帶器幣鞍馬鎧甲等遵一名立遵一名
魏成簡通叱初爲僧後自還俗佐唃廝囉裁制蕃族甚有
威名屢祈朝廷爵命於是又求稱贊普曹諱言贊普可行
號也使遵一言得之則何以處廝囉耶且復有求漸不可
制請如廝鐸督例授官可也上與輔臣議其事王旦曰遵

輒求贊普居斯囉上而斯囉顧無所求遵駘恣甚矣然不可不納遂從肆請 四年內中喃斯囉遣使來貢 五月初甘州回鶻可汗王夜落紇數與夏州接戰其貢奉多爲鈔掠及宗哥感悅朝廷恩化乃遣人援送其使故頻年得至京師既而喃斯囉欲取可汗女而無聘財可汗不許因爲仇敵聖祖降臨之歲秦州遣指使楊知進譯者敦敏送進奉使還甘州宗哥怨隙阻歸路遂留知進等不敢遣祥符八年十月敏得先歸既而即補借職復使貢賜之以器幣入蕃至口宗哥立遵併留吉等遣回鶻語可汗曰楊奉職九人迎楊知進立遵併留吉等遣回鶻語可汗曰楊奉職往甘州五年今敦借職往若更往則重煩朝廷取接可汗

宜急寫頒賜物表來就取所賜物當放吉等歸又語知進
曰秦州大人部領軍馬直入撈囉屯慮蕃部有圖謀者還
曰幸爲我言願罷兵且令口口作一家即不報貢奉也因
遣其隸人黨早迭送知進境上并獻馬知進言立遵取蕃
部十八女爲妻喃厮囉又取立遵妹女立遵御下嚴暴蕃
部不樂歲旱人多餓死止有質帳二三千其勢稍戢矣
辛未內出司天奏歲星太陰失度太白爲主兵在秦分上
謂輔臣曰秦地控接三蜀強境甚遠軍中不逞輩慮忽聚
盜宜謹脩之喃厮囉與才澤熟戶結爲黨隙曹瑋請益屯
兵如所請川陝長吏監押巡檢有曠弛者代之 六月辛
卯涇原駐泊都監周文質言喃厮囉遣人至渭州緣邊扇

搖熟戶且令納質不爾則破其聚落此雖未可憑信然蕃
部之情或以類相嚮緣此等熟戶本依朝廷不加安撫恐
惶惑無從忍致離異臣欲親至龍羊城已來告諭再令納
質或有蕃兵侵掠則許其應緩詔曹瑋裁定而行之 九
月壬寅朔曹瑋言緣邊熟戶近爲喃厮囉所誘又立遵軍
許以名職若無羈縻或慮脅去望給以告身從之 丁未
曹瑋言宗哥喃厮囉蕃部馬波叱臘魚角譚等率馬街山
蘭州龔谷趙毛山沿河州兵三萬餘入寇屢伏羌寨三都
谷即領軍擊敗之逐北二十餘里斬首千餘級生擒七人
獲馬牛雜畜衣服器仗三萬三千計馬波叱臘等遁去官
軍被傷者百六十人陣沒者六十七人其立功將校使臣

百三十九人望賜時獎賜肆及駐泊鈴轄高繼忠都監王懷信錦袍金帶器幣立功者第遷一資仍賜金帛陣沒者卹其家先是翰林學士李迪召對龍圖閣命筆詔書帝謂迪曰曹肆在秦州屢請益兵未及遣遽解州事遽將誰可代肆者對曰肆知朔州羅欽入寇頗窺關中故請益兵爲陷非法也且肆有謀略將皆非其尤何可代陛下重發兵豈非將上玉璽聖號惡兵出宜秋門即今關右兵多可會其羨益發赴肆因問關右兵幾何對曰臣向在陝西以方寸小冊書兵糧數脩詞發今猶置佩囊中上令自採取自內持取紙筆具疏某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寨下上顧曰真所謂頓收在禁中未幾朔州羅欽犯邊秦州方出兵復

召問曰瑋戰克乎對曰必克及瑋捷書至上謂迪曰卿何料之番也迪曰喃厮囉大舉入寇使謀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動坐待其至是則以逸待勞臣用此知其決勝也

司馬光記此事多差誤今不取並依本傳

涇原路駐泊都監周文質請令知鎮戎軍李餘懿以所部兵赴龍竿城駐泊防護儀渭等州納質熟戶詔文質與曹瑋及餘懿叶議行之以渭州吹麻城張族都首領張小哥爲順州刺史大首領葉錢等五人並爲本族軍主秦州永寧小路門威遠寨大首領四十七人並補軍主加檢校官階勲皆獎其內附也小哥以兵助破魚角蠻故命加等

己酉曹瑋言宗哥昨遣馬波叱臘率兵到大小路門脅誘
熟戶尋呼集令納質於永康寧寨有隴波地斯麻二族不
請高繼忠王懷信領兵招喚續得繼忠等報三族合衆拒
戰破馬波叱臘斬首三百餘級晚渡渭河水漲失道爲蕃
衆所襲溺死者二十五人傷死者百人庚戌涇原路走馬
承受麥永慶言角斯囉率蕃族人馬至青雞亭子畢衆川
駐泊都監周文質王應昌領兵戍瓦亭寨防遏之賊尋夜
遁去十月庚寅以引進使英州團練使知秦州曹瑋爲
客省使領康州防禦使崇儀使秦州駐泊鈐轄高繼忠領
高州刺史供備庫副使駐泊都監王懷信爲西京作坊副
使職任如故渤海都虞候兼御前忠佐爲軍都軍頭李恕

爲馬步軍副都頭領楚州刺史依前都虞侯自餘將□□
□□錢賞其擊敗宗哥也 十一月壬子以客省使康州
防禦使知秦州曹瑋爲秦州都部署依前兼涇原儀渭州
鎮戎軍緣邊安撫使以禮部郎中李及爲太常少卿知秦
州 天禧二年閏四月庚子曹瑋言緣邊諸寨蕃部納質
者七百五十六帳自吹麻城文法破散之後其空俞所雜
波等族先投賞樣丹者悉來歸喃所囉數爲磨囉暗力骨
所困今還舊地

喃所囉還舊地不知何地名也據兩朝國史喃所囉與
立遵不協更徙居邀川豈邀川即喃所囉舊地乎明年
春喃所囉又與立遵同遣使入貢則舊地又非邀川矣

三年二月丁酉宗哥喃厮囉李遵遣僧景遵來貢 四年
閏十二月西邊多言喃厮囉復作文法慮爲違患獨曹瑋
奏喃厮囉文法已散無足慮者朝議遣近臣察之 丁卯
命龍圖閣學士陳堯咨爲鄜延邠寧環慶涇原儀渭秦州
路巡檢安撫使皇城使劉永宗副之 五年三月陳堯咨
等言涇原環慶等州蕃部族帳並各安居 九月戊寅涇
原駐泊都監王懷信言宗哥喃厮囉遣蕃部來請和詔懷
信答諭之懷信又言鎮戎軍環州約三百里請置巡檢一
員詔可 乾興元年二月仁宗即位 八月乙卯涇原路
總管司言西蕃宗哥與趙德明攻掠請益兵爲脩從之
十一月甲戌涇原部署司言宗哥喃厮囉立遵遣蕃部灼

蒙胃失平陵齋文字及馬一疋至本司欲求內附然立遵
素多狡計未可以爲信已遣蕃僧一人及先捕得謀者抹
囉與來使同入宗哥黨令判探所與西界用兵勝冒庶預
爲邊備 天聖元年二月伐成許宗哥喃厮囉立遵遣一
入貢 二年十二月庚午宗哥喃厮囉立遵遣大首領厮
鐸正來貢方物 三年正月乙未涇原路總管司言宗哥
立遵乞給俸錢詔渭州月給衣著五十疋茶五十斤 明
道元年八月辛酉以遼川大首領喃厮囉爲寧遠大將軍
兼州團練使立然家首領溫逋哥爲歸化將軍始立遵與
曹瑋戰三部谷不勝又襲西涼兵敗厮囉遂與立遵不協
要徙遼川用溫逋哥爲論逋數使人至秦州求內屬故有

是命已而逋奇作亂因斯羅置竄中出收不附已者守竄
人間出斯羅集兵救逋奇徙居青唐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六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七

真宗皇帝

莊獻垂簾楊太后附

景德元年正月乙未以後宮劉氏爲美人楊氏爲才人劉氏華陽人楊氏郿人也上初爲襄王一日謂左右曰蜀婦人多才慧吾欲求之劉氏始嫁蜀人龔美美携以入京既而家貧欲更嫁之張昞時給事王宮言於王得召入遂有寵王乳母秦國夫人性嚴整不悅固令王斥去王不得已出置吳家吳亦避嫌不敢下直乃以銀五百兩與昞別別築館而居之其後請於秦國夫人得復召入於是與楊氏俱幸美因改姓劉爲美人兄云

司馬光載莊獻事自有兩說其間於襄王宮指使若與神宗實錄到永年傳首所書今今從之

四年四月辛巳皇后郭氏崩 大中祥符二年正月以美人劉氏爲修儀才人楊氏爲婕妤 五年五月戊寅以修儀劉氏爲德妃今所司擇曰脩禮冊命 九月參知政事刑部侍郎趙安仁罷爲兵部尚書先是二議立皇后安仁謂劉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於相門上雖不樂察其守正不罪也他日與王欽若從容論方今大臣誰爲長者欽若欲排安仁乃譽之曰無若趙安仁上曰何以言之欽若曰安仁昔爲故相沈義倫所知至今不忘舊德常欲報之上默然始有意斥安仁矣 十二月丁亥立德妃劉

氏爲皇后后性警悟晚書史聞朝廷事能記本末帝每巡幸必以從衣不織羅與諸宮人無少異莊穆既崩中宮虛位上即欲立之后固辭良久乃降詔而宰臣王旦忽以病在告后疑旦有他議復固辭於是中書門下請早正母儀后卒得立凡處置宮闈事多引援故事無不適當者帝朝退問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之周瑾奏益爲帝所倚信焉

此固賈誼舊文益垂簾時奏篇其勢不免如此安得刑修

六年正月庚申置淑儀淑容順儀順容婉儀婉容並從一品在昭儀上又置司宮令正四品在尚宮上著於令以規

好楊氏爲婉儀初議冊皇后上欲得楊億草制丁謂諭旨
億難之因請三代謂曰大年勉爲此不要不富貴億曰如
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草制

江休復雜志云改命陳從易按從易此時爲館職不應
草制黃庭堅思賢詩云改命陳彭年彭年當此時亦未
入翰林或特旨令撰如張齊賢封除目與呂夷簡曾致
亮例則不可知然江黃所記姓名必有一誤今但云改
命他學士草制更煩詳考之盡得當時人文集檢討亦
可推求其姓名

六月己巳中書門下請依宋正寺所奏降皇后三代父母
名氏編入屬籍詔從之 七年皇后以後宮李氏所生子

爲己子使婉儀保視之皇子於是生五年矣故仁宗嘗呼
后爲大娘娘婉儀小娘娘 六月壬申封婉儀楊氏爲淑
妃姑皇后爲修儀妃爲婉儀位幾與后埒上封泰山祀后
土祠太清宮凡巡幸皆從榮寵莫比妃通敏有智思周旋
奉順無所少忤后親愛之故妃雖貴幸終不以爲己間及
受冊上不欲令藩臣前賀不降制外庭止命學士草制付
中書翌日宰相言宮掖加恩朝廷慶事臣下不可闕禮望
令各省依例受賀上勉從之 天禧二年六月初皇后父
通嘗掌禁旅從潘美征廣南又累戰績勞至虎捷都指揮
使領嘉州刺史太平興國中護蹕太原卒於師權殯京城
西累贈永興節度使兼中書令母龐氏贈徐國太夫人是

月始葬通及龐氏贈通太師尚書令謚武懿命昇王府諮
議參軍張士遜具南簿鼓吹護葬祥符之鄧公原皇后親
臨口奠上御製祭文置靈之右 三年五月己未龍神衛
四廂都指揮使夏守恩爲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依前
泰州防禦使洛苑使口州刺史同管勾皇城司劉美爲龍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領昭州防禦使上不豫中宮預政以
守恩領親兵倚用之故與美並命守恩尋遷殿前都虞侯
美遷馬軍都虞侯守恩仍權殿前步軍司美權領馬軍司
事

守恩美等還在七月壬申權領二司在八月丁酉今并
書之美本傳云先是美與周懷政聯事懷政姦恣人多

畏憚美未嘗附懷政左右有過必痛繩之親從卒偵邏者多不時更易美按籍分番次均使馬上屢欲殺美兵柄以皇后慈謀故中報者數四於是卒用之此傳蓋當時修史官以媚太后耳今不取

四年六月軍臣寇準靖治皇后宗人橫於蜀奪民鹽井事見丁謂事迹翰林學士錢惟演女弟實為馬軍都虞侯劉美妻監察御史章頻當受詔鞠邛州牙校訟鹽井事劉美依倚后家受托使人市其獄頻請捕繫上以后故不問出頻知宣州十一月己巳軍臣李迪以戶部侍郎出知鄆州放朝辭即時赴任事見丁謂事先是上久不豫語言或錯亂嘗盛怒語輔臣曰昨夜皇后以下皆去劉氏獨留

朕於宮中衆皆不敢應迪進曰果如何不以法治之良久上寤曰無是事也后適在屏間聞之由是惡迪迪所以不得留非但謂等媒孽亦中宮意耳 十二月乙亥上力疾御承明殿召輔臣諭以盡心輔太子出手書一幅付之其畧曰內廷有皇后輔佐宣行庶無憂也 乾興元年二月戊午上崩於延慶殿仁宗即皇帝位遺詔尊皇后爲皇太后淑妃楊氏爲皇太妃軍國事權取皇太后處分百官見上於延慶殿之東楹初輔臣共聽遺命於皇太后退即殿廬草制軍國事兼權取皇太后處分丁謂欲去權字王旦曰政出房闈斯已國家否運稱權尚足示後且言猶在耳何可改也謂乃止曾又言尊禮淑妃太遽須他日議之不必

載遺制中謂拂然曰參政顧欲擅改制書耶曾復與辯而
同列無助曾者曾亦止時中外洶洶曾正色獨立朝廷賴
以爲重

二事據王曾言行錄曾本傳無之丁謂傳乃云謂欲去
權字坐此忤太后意謂愜人必不能或謂竄逐後羞悔
前作猥語竊曾以爲己力欲欺世盜名而史官誤信之
今不取言行錄又云尊淑妃爲皇太妃亦謂所增遺制
本無之則恐不然若遺制果無曾豈容不力辯蓋曾未
欲遽行將執奏而謂止沮曾耳曾自言此事宜不繆但
記錄者偶失之固當取其可信者江休復雜志亦云真
宗上仙明肅召兩府入諭之一時號泣明肅曰有日哭

在且聽處分議畢王文公作參政秉筆至淑妃爲皇太妃卓筆曰適來不聞此語丁璠州曰遺制可改即秉筆亦不敢言明肅亦知之始惡丁而嘉王之直接雜志與言行錄畧同然丁謂但欲誣事明肅耳於淑妃何取焉若明肅果無此語謂安敢強增加以拂明肅意且謂當此時方寵幸未見惡也當允恭欺詐乃覺恐江氏亦傳聞未審今不取

己未羣臣詣東上閤門上表請聽政又請東內門請皇太后延對輔臣皆批荅不允表三上乃從之先是羣臣請皇太后御殿太后遣內侍張景宗當允恭諭曰皇帝視事朝夕在側何須別御一殿也乃令二府詳定儀注王曾援東

漢故事請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左皇帝坐右垂簾聽政既得旨而丁謂獨欲皇帝朝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與帝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悉令雷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者禍端兆矣謂不聽癸亥太后忽降手書處分畫如謂所議蓋謂不欲令同列參與機密故潛結允恭使白太后卒行其意及學士草詞允恭先持示謂閱訖乃進

歐陽修作晏殊神道碑云丁謂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殊建言羣臣奏事太后垂簾聽之皆無得見議遂定附傳正傳俱無此今亦不取

三月庚寅初御崇德殿聽朝皇太后設帷次於承明殿垂

薦以見輔臣丁謂等奏曰屬者太后受遺總政羣情協寧
實天命所定太后遣內侍答曰先帝升遐內外晏然皆卿
等夙夜盡忠丁謂等各兩拜 四月壬寅光祿寺丞尉氏
馬季良家本茶商劉美女壻也於是召試館職太后遣內
侍賜食促令早了主試者分爲作之

此據江休復雜志主試者學士晏殊也

戊午加贈皇太后三代父太師尚書令通爲彭城郡王母
徐國太夫人龐氏爲越國太夫人兄昭德節度使兼太尉
美爲侍中雷允恭擅易皇堂太后怒甚允恭伏誅兄雷允
恭擅易皇堂初丁謂與雷允恭協比專恣內挾太后同列
無如之何太后嘗以上臥起晚令內侍傳旨中書欲獨受

羣臣朝謂適在告馮拯等不敢決請謂出謀之及謂出力
除其不可且詰拯等不即言由是稍失太后意又嘗議月
進錢充宮掖之用太后滋不說允恭既下獄王曾因是併
逐謂 六月癸亥責謂爲太子少保分司西京詳見丁謂
事迹 七月丁未馮拯加司徒曾利用武寧節度使王曾
加中書侍郎平章事呂夷簡爲給事中魯宗道爲右諫議
大夫並參知政事 己卯輔臣上表請皇太后遵遺制每
五日一臨便殿依先定儀注許令中書樞密院奏事與皇
帝共加裁酌皇太后不許復上皇帝表乃從之 甲午輔
臣請皇太后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凡軍馬機宜及臣下
陳乞恩澤並呈取旨若常事即依舊進入候印畫付外

或事從別旨有未可行者即於殿前納下再俟處分從之
八月乙巳上與皇太后御承明殿垂簾決事始用王曾
議也宰相率百官拜表稱賀太后哀慟久之令內侍宣諭
曰候上春秋長即當還政為拯等言太后臨朝蓋先帝顧
命之託也拯繼丁謂為首相頗欲躡謂故迹王曾獨曉以
禍福且逆折之拯不敢肆自是事一決於兩宮初謂定太
后稱予謂敗中書與禮儀院參議每下制令稱予而使殿
處分事稱吾太后詔止稱吾 十月己酉葬真宗於永定
陵禮儀院請避皇太后父祖諱詔惟避父彭城王諱仍改
通進司為承進司初太后欲具平生服玩如宮中以銀罩
覆神主參知政事呂夷簡言此未足以報先帝也今天下

之政在內宮惟太后遠姦邪獎忠直輔導皇帝成就聖德
則所以報先帝者宜莫若此 甲子上與皇太后始復御
承明殿 十一月乙亥皇太后生日爲長寧節中書言前
一日百官就大相國寺建道場罷日賜會於錫慶院禁刑
及屠宰七日前三日命婦進香合至日詣內庭上壽三京
度僧道比乾元節三分之一而奏罷紫衣師號詔進奉上
壽候真宗喪制畢餘從之初輔臣及禮官請如乾元節例
而太后多所裁損故中書更爲此奏禮儀院奏制太后所
乘輿名之曰大安輦具太后出入鳴鞭儀衛凡御龍直總
五十四人骨朵直總八十四人弓箭直弩直各五十四人
殿前指揮使左右班各五十六人禁衛皇城司二百人寬

衣天武二百人儀衛供御輦官六十二人寬衣天武百人其侍衛詰司應奉悉如來興 天聖元年正月丙寅贈侍中劉美妻吳興郡夫人錢氏封越國夫人錢氏惟演妹也及卒輟視朝三日上初即位太常丞直集賢院判吏部南曹丁度當獻王鳳論於皇太后以戒外戚 五月甲戌詔承明殿垂簾日許三司開封府御史臺與鬻官一員同奏事 六月己巳右侍禁閤門祇候嘉州建爲縣駐泊防遏邊界公事王蒙正請過長寧乾元節就我眉山設齋及脩土貢令子弟入獻仍請給館券從之蒙正與太后有連其女劉從德妻也 二年五月先是詔議上皇太后禮服太常禮院言開寶禮皇太后當衣褱衣以青衣革帶青錢鵠

白玉雙珮黑組雙大綬素紗中單蔽膝大帶首飾花十二
株受冊親慈朝會詣大會則服之又隋制后服四等其四
曰朱衣以緋羅爲之宴見賓客則服之今議每朝謁神御
往還乘輦服朱衣而蔽卻革帶大帶寶裝綬珮襪金飾履
悉如衣之色常視事去蔽膝帶珮襪或衣鞠衣則以黃羅
爲之亦用寶裝綬大帶履命內侍周文質如所議以製至
是上之 七月初真宗崩內遣中使賜荆門軍玉泉山景
德院白金三千兩令市田院僧不敢受本路轉運使言舊
制寺觀不得市田以侵農上謂宰臣曰此爲先帝殖福其
勿拘以法仍不得爲例既而寺觀稍益田矣皇太后微時
嘗過玉泉有老僧言後當極貴既如其言衆召不至故有

是賜

邵伯溫聞見錄云章獻明肅太后成都華陽人少隨父下峽至玉泉寺有長老善相人謂其父曰君貴人也及見后則大驚曰君之貴以此女也又曰遠方不足留曷遊京師乎父以貧爲辭長老者贈以金百兩至京師真宗判南衙因張耆納后宮中及即位爲才人進宸妃至正位中宮聲動天下仁宗即位以皇太后垂簾聽政玉泉長老已居長蘆矣后屢召不至遣使召問所須則曰道人無所須也玉泉寺無僧堂長蘆無三門后其念之后以本閨服用物下兩寺爲錢以建長蘆寺臨江門起水中既成輒爲蛟所壞后必欲起之用生鐵數萬疊其

下門乃戎校是鐵也今玉泉僧堂梁記云后所建

甲辰羣臣表上皇太后尊號曰應元崇德仁壽慈聖皆不
允表三上乃從之 丁未刑部郎中判戶部勾院李若谷
爲吳丹妻生反使內殿承制問門祇候范守慶劄之若谷
等辭曰不俟垂簾請對遽詣長春殿奏事太后不悅尋命
韋得家馮克忠代焉 九月丙制定皇太后於崇政殿受
尊號冊上以其禮未稱 甲午詔改就文德殿回於天安
殿然太后意欲就大安殿受冊王曾言不可乃止 丁未
上諭輔臣曰昨燕宮中朕數四勉皇太后方聽樂王欽若
尋以上語問太后太后曰自先帝棄天下吾終身不欲聽
樂皇帝再三爲請其可重違乎 三年正月辛卯長寧節

請加乾元節度僧道三百八十人詔止度三百人壬子
加贈皇太后兄贈侍中劉美中書令追封嫂越國夫人錢
氏爲鄆國太夫人四月以龍圖閣直學士刑部郎中劉
煜知河南府煜先世代郡人後魏遷都因家河南唐末五
代之亂衣冠舊族多離去鄉里或爵命中絕而世系無所
考惟劉氏自十二代祖北齊中書侍郎環萬以下仕者相
繼環萬生隋大理卿坦坦生唐渝國公政會由政會至煜
十一世皆葬河南而世牒具存煜當權發遣開封府事獨
召見太后問曰知卿族欽見卿家譜恐與吾同宗也煜曰
不敢他日數問之煜無以對因以風眩仆而出乃免四
年十一月丁亥上謂輔臣曰朕欲元日率百官先上皇太

后壽然後御天安殿受朝賀其令太常禮院草具其儀皇
太后曰豈可以吾故而後元會之禮哉王曾等曰陛下以
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命因再拜稱賀上
因欲先上太后壽既退出墨詔付中書五年正月壬寅
朔上率百官上皇太后壽於會慶殿黎明百官並常服并
契丹使班庭下內侍請皇太后出殿後帷鳴鞭升坐又詣
殿後皇帝帷請服韠袍於簾內皇太后前再拜稱賀皇太
后曰復端之福與皇帝同之遂奉觴跪進曰謹上千萬歲
壽又再拜皇太后曰恭舉皇帝之觴教坊樂止皇帝還帷
宣事舍人引百官橫行再拜太尉自西階升賀佺伏與降
還位在位皆再拜侍中承旨曰復端之吉與公等共之太

尉又自東階升奉觴跪進於簾外內謁者捧以進太尉北向拜進曰謹上千萬歲壽太尉降還位典儀曰再拜在位再拜宣徽使承旨曰謹舉公等之觴典儀曰再拜分班序立宣事舍人引太尉以下升殿簾外及東西廂坐酒三行侍中奉禮畢皇帝乃服袞冕御天安殿受朝賀 七月己未上以災異數見詔羣臣毋得因郊祀請加尊號時太后欲獨加尊號遣內侍諭輔臣輔臣力言不可太后從之乃別下書於中外 六年三月戊申太后幸贈侍中劉美第左司諫劉隨奏疏勸止太后納其言自後不復再篤此據宋祁所作隨墓銘傳云太后不宜數幸外家恐誤也今改之

六月丁亥以太常丞直史館馬季良爲龍圖閣待制先是
太后欲擢季良侍從王曾難之會曾移疾太后諭中書令
亟行除命執政承順且遽迫季良止以三丞充侍制蓋三
丞未有預內閣清職者朝論譁然益重曾之守正云 七
月乙巳以戶部判官左司諫劉隨知濟州隨在諫職前後
所論甚衆帝既益習天下事而太后猶未歸改隨請軍國
常務專秉帝旨太后不悅會隨請外因命出守 七年正
月癸卯樞密使曹利用罷利用爲太后所嚴憚也 見利用
罷樞密 二月庚申禮部侍郎參知政事魯宗道卒太后
臨朝宗道集有獻替太后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
人也幾危社稷太后默然時有上言請立劉氏七廟者太

后以問輔臣衆不敢對宗道獨曰不可退謂同列曰若立
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帝太后將同幸慈孝寺欲以大安輦
前帝行宗道曰婦人有三從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亡從
子太后輦後乘輿行十一月癸亥冬至上率百官上皇
太后壽於會慶殿乃御天安殿受朝秘閣校理范仲淹奏
疏言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爲臣之禮有南面之位無北面
之儀若奉親於內行家人禮可也今顙與百官同列虧君
體損主威不可爲後世法疏入不報要珠初爲仲淹爲館
閣聞之大懼召仲淹詰以狂妄邀召且將累薦者仲淹正
色抗言曰仲淹終辱公舉每懼不稱爲知己蓋不意今日
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仲淹退又作書中理前奏

不少屈殊卒媿謝焉又奏疏請皇太后還政亦不報達乞
補外尋出爲河中府通判

歐陽修作仲淹神道碑云太后將以至日大會前殿上
率百官爲壽仲淹言之其事遂已按仲淹奏入不報上
壽會慶殿未嘗已也豈修謂止在便殿不在前殿爲聽
仲淹之言乎然供張便殿實自王曾執奏非由仲淹矣
修蓋誤今不取富弼作仲淹墓碑亦云疏奏遂罷上壽
儀然后頗不憚尋出爲河中府通判弼亦誤今但取其
出倅河中府附見於此僧文瑩以爲仲淹時任右司諫
太后先遣中使諭令勿言此妄也今不取

八年四月甲午徙工部郎中京西轉運使王彬爲河上轉

運使部使爲崇政太后姻家猾橫不法彬發其贓罪下吏
忤太后意徙京東 六月賜和州刺史劉從德勅書獎
諭從德知衛州辟屯田員外郎戴融爲同判而融楚人善
諂佞因率州人千數妄言治有異狀乞刻碑記之朝廷雖
不許以太后故猶降詔從德美之子也縣吏李熙輔者
善事從德乃薦於朝太后喜曰兒能薦士知所以爲政也
即日擢熙輔京官從事河南鄭驥因緣從德亦擢美官時
監司以太后故多假借從德獨轉運使王立按舉無所容
十二月己未詔長寧節百官上壽於崇政殿初上謂輔
臣曰昨節禮畢朕率文武百官詣軍將校賀望太后於會
慶殿明年長寧節宜定百官上壽議下太常禮院議而太

后不欲御會慶 乙未詔上壽於宗政殿既而便就會慶
九年正月丙辰長寧節百官初上皇太后壽於會慶殿
六月翰林學士宋綬西上閤門使曹瑛夏元亨上新編
皇太后儀制五卷詔名曰內東門儀制 十月己卯以翰
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宋綬爲龍圖閣學士知應天府時太
后猶稱制五日一御永明殿垂簾決事而上未始獨對羣
臣也綬言唐先天中睿宗爲太上皇五日一受朝處分軍
國重務除三品以上官決重刑明皇曰聽政除三品以下
官決徒刑今宜約先天制度今羣臣對前殿取旨書上忤
太后意故命出守 十一月曹修古等責降見外戚恣橫
明道元年二月宸妃李氏薨鑿垣出喪許見違尊莊獻

太后

十二月議太后謁廟儀注見舊唐

丙午羣臣上

皇太后尊號曰應天齊聖顯功崇德慈仁保壽 二年二

月乙巳皇太后謁廟見舊唐

三月庚寅以皇太后不豫

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募天下善醫馳傳赴京師僧道童

行繫帳京畿三年西京南京五年諸道七年並與剃度被

帶乾興以來貶死者復其官 甲午皇太后崩遣詔尊太

妃為皇太后皇帝聽政如祖宗舊制軍國大事與太后內

中裁處賜諸軍綬錢 乙未帝御皇儀殿之東楹號恊見

輔臣且言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

奎曰其在采芣也然服之何以見先帝乎帝悟以后服歛

即命呂夷簡為山陵使既宣遺詔閤門起百官賀太后於

內東門御史中丞蔡齊正色謂臺吏毋追班入白執政曰
上春秋長習天下情偽今始親政豈宜使女后相繼稱制
乎執政無以奪 四月丙申朔下詔求助刪去遺詔皇帝
與太后裁處軍國大事之語

會要云初遺詔有云皇太妃與吾同事先朝備彰懿範
自今朝之臨御亦共贊於內謀爰屬慈長允當崇奉宜
尊爲皇太后往者皇帝踐祚方在冲年吾栗先帝遺言
使權助軍國大事今皇帝君臨一紀歲德日新此後聽
斷一依祖宗舊規如有軍國大事皇帝與皇太后內中
裁量之語往往竊議漫溢上聞乃令中書門下擬出遺
詔中皇太后事不煩並告天下於是羣臣慶帝之明睿

獨斷出前古遠甚有司因得用咸平舊章以正其體矣
或云遺詔以楊太妃爲太后上以問呂夷簡對曰與古
無此上曰奈太后已許之矣夷簡多智善迎合即問上
曰太妃樂乎上曰樂之夷簡即贊曰陛下自此宮中甚
孤立之爲便夷簡退以此意明語同列時諫官御史知
其非而畏其說竟不敢爭夷簡多不正以結上皆有說
以勝人今皆不取但以齊傳爲正龍川別志稱呂夷簡
謂蔡齊不知遺詔意今移見尚揚二美人爭寵時

丁酉羣臣上表請聽政不允五上乃從之 庚子見輔臣

於星儀殿之東楹追尊莊懿皇后 見本事 庚申太常博

士秘閣校理范仲淹爲左司諫仲淹初聞遺詔以太妃爲

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亟上疏言太后母號也未聞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時已刪去參決等語然太后之號訖不改上罷其冊命而已

富弼墓誌云上悟止存后號而已恐當日刪去參決等語未必緣仲淹奏疏今且附見罷其冊命此據歐陽修神道碑

壬戌始御崇政殿改命張士遜爲山陵及園陵使癸亥上大行皇太后謚曰莊獻明肅五月辛未屯田員外郎龐籍爲殿中侍御史籍奏請下閤門取垂簾制盡焚之癸酉詔曰大行皇太后保佑冲人卅有二年愚勤至矣而言

者罔識大體務詆訐一時之事非所以慰朕孝思也其垂
簾日詔命中外毋輒以言始太后誨制雖政出宮闈而號
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亦少所假借宮掖間未嘗
妄有改作賜與有節晚稍進外家任內臣然太后保護帝
既盡力而帝所以奉太后亦甚備太后常命工爲帝結珠
鞵帝心不欲之然不敢毀以真真宗神御殿其恐傷太后
意如此及太后崩言者多追垂簾時事左司諫范仲淹言
於帝曰太后受遺先帝保佑聖躬十餘年矣宜掩其小過
以全大德帝大感悟乃降是詔 八月壬寅名莊獻明廟
太后新廟曰奉慈從翰林學士馮元等議也 十月丁酉
祔葬莊獻明肅皇太后莊懿皇太后於永定陵己酉祔神

主於奉慈廟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七